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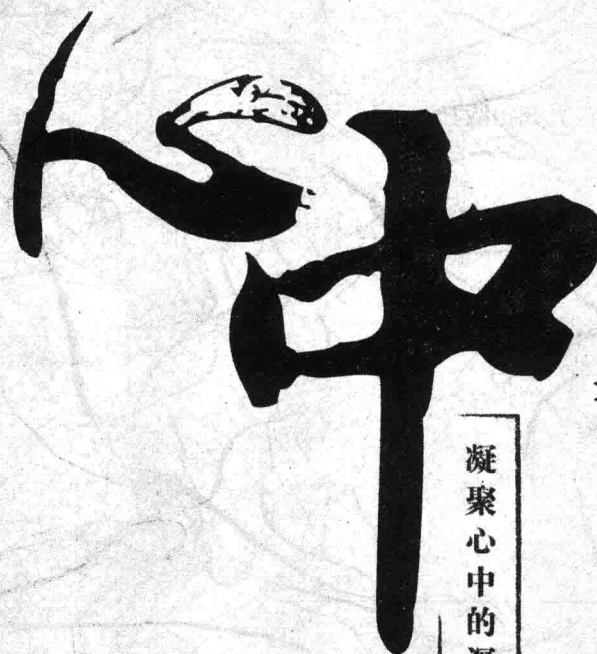


心的黄叶

xinzhongdehuangye

张 巍◎著

凝聚心中的深爱，
收获心灵的果实



心的黄叶

xinzhongdehuangye

张巍◎著

凝聚心中的深爱，
收获心灵的果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中的黄叶 / 张巍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108-1642-0

I. ①心… II. ①张…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②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1116号

心中的黄叶

作 者 张巍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廊坊市安次区团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28
字 数 420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642-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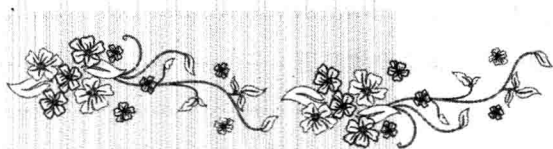
半生历程，步履蹒跚，经历积累，观察所得，心中所系，思维结晶，始终不变的是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这一切的一切，铭刻在脑海中，奔腾于键盘上，展示在网络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吟万首诗。体验生活，忠于生活，拾得生活，提取生活，升华生活，凝结为艺术，这是我创作的原则。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作为 60 后，历经了“文革”的尾声，见证了改革开放大潮。在深圳 23 年的历程，使我亲眼目睹和体验了它的成长，历练了风风雨雨，走过了坎坎坷坷。

创作，是人生的体验，是人生的思考，是艺术的突破，是时代的结晶。在深圳这块移民城市的沃土上，用纯粹的移民 + 本土的笔法，特有的艺术特色，讴歌了半生中的思索塑造的形象，讴歌了自然美和巧夺天工的人类建设美，抒发了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之情。将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独特的人物形象，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旖旎秀美的风光，深邃的人生思考，和求真、求善、求美的理想追求融为一体。愿作品既给读者带来艺术的欣赏和享受，又让人开卷有益。

作者笔于深圳

2012-5-15 晚



目 录

第一章 小说	001
西窗烛	003
秋风起	036
那山那水那人	071
鞭春牛	078
爱的悲哀	087
偶然事故	095
仅存的绿色	099
回乡之路	105
路漫漫	110
梦兮深海	118
梦寻青梅	122
末日之战	126
霓裳破阵曲	134
双重彷徨	152
夜月横云	155
夜雨萧条	159
苍鹰砺爪	165
幽梦魂	191
幽灵一样的女孩	196
欲海泛舟	205

云绕月影	214
找回逝去的青春	220
注定的悲剧——一条家犬的经历	223
人间炼狱	225
路口惊魂	230
“红色”的回忆	232

第二章 散文 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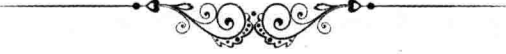
爱与自然相通	237
杯茶常香	240
边陲激情风	243
窗下花前	246
大观园大印象	248
灯影下的莲花山	253
涤荡心情拜南海	256
东游记	259
冬春的印象	263
风雨情思	267
话说——年	269
记忆里的风	271
火锅里的乾坤	273
见证沧桑	276
金的季节 氤氲的风	279
浸泡在褐色的香汁中	282
浪漫进行曲	286
浪漫五一 一路走来	289
丽春夜话	293
留取枯荷听雨声	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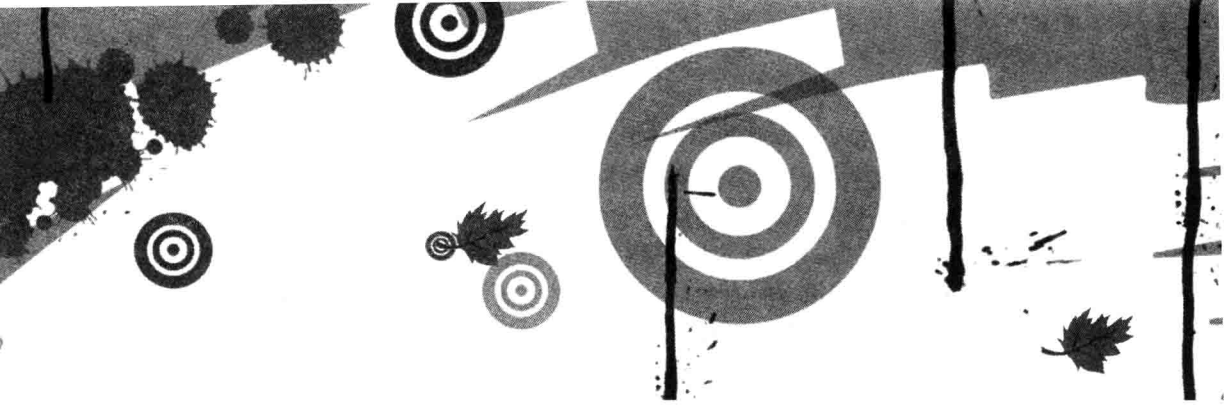
绿萍缘	300
飘舞墨池诗影飞	302
凭吊记忆	305
清明时节雨纷纷	309
清香迷人	313
心中的黄叶	315
路过	317
“天上落下个林妹妹”	318
“真话”小议	319
梦	320
“学不可以已”	321
人生几何？只在方寸间	322
不要“谈虎色变”	324
春天里的永恒	326
从戏水谈“欲”	328
花落花开	329
华夏春长	332
来自自然的呼唤	333
路漫漫的“平等”	335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336
手机文化谈	337
天街小雨	339
心中的那个眼神	341
外婆，您——走好！	343
妄议“谈资”	345
下厨	347
中国年	348
野泳	350
一切为了将来	352

缘分?	354
酒后的遐思	356
留得残荷听雨声	357
诗人的爱情	358
中国古典美女论	364
新春话龙	365
记忆在自然中	366
山水之恋	367
生命在歌中徜徉	371
食府的阴晴圆缺	375
思在香港行	378
锁住恣意的洪水	381
踏春归来马蹄香	384
情切切雨朦朦	388
情诗思情	394
情殇	401
梦寻	404
望星空	407
蟹爪菊的命运	410
心灵的钓钩	414
信息时代的祝福	418
寻觅在神秘的青山秀水中	422
燕飞惊程	426
阳光一路走来	429
意外的收获	431
在绮丽的风光中解读历史	433
这片热辣辣的土地	436



第一章 小说





西窗烛

“富贵包子！富贵包子！”清晨，阳光熹微，在闹市边缘熙熙攘攘的上班人群中，一个不大的手推车上上面搁着一摞热气腾腾的竹箴大蒸笼。一身雪白的围裙、护袖、厨师帽，收拾得清爽利落，一尘不染，甚至连刘海也细心地掖到了帽子里的小贩，一刻不停地招呼着过往的人们。如果不是那清脆的吆喝声，很难一下就断定她的实际性别。

不少人在手推车边驻足了一下，顺手递过一两个硬币，随便聊了几句，接过装着包子的白色纸袋，又匆匆而去。蒸笼上的雾气，随着包子的出售而渐渐淡薄、飘逸。小贩脸上的笑容，也渐渐洋溢、荡漾。在最后几个卖出之后，她会长长地舒一口气，麻利地收拾摊档，将钱袋细心地掖进衣袋，然后轻轻地摘去头上雪白的食品卫生帽。呀！一头乌黑的秀发，即刻在她那白皙的手臂下，瀑布般地泻了下来，在渐渐明朗的晨光中，熠熠生辉；在微微拂动的晨风中，悠悠飘逸。每当这个时候，过往的行人，就会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忽然发现，这真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特别是她那收拾蒸笼时不由自主泛起的甜蜜的微笑，足以使得每一个行人驻足欣赏，留连忘返。

姑娘习惯地用手理了理几缕垂下来的刘海，拎起手推车边挂着一个老式的军用水壶，一仰脖子，大口大口地喝着水，她确实感到了疲劳，从凌晨开始蒸包子，到全部卖完，这一连四个多小时，没有停歇过。让她欣慰的是，自己亲手制作的包子，几乎每天都能够卖完，周围来往的行人，特别是这些打工的工人们，大都认可了她的包子。每天上门的几乎都是一些老主顾，她也就更加精心地忙活了，特别是注意质量和卫生。

姑娘伸了伸腰，随手取出随身带着的小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她的这个动作，很容易让人们识别出她不是来自本土的。今天，在这个城市里，那些本土原住的居民，早就不再使用这类的小毛巾了，那些时常漫天飞舞的纸巾，就是这种不愿使用的结果。

她用双手抚摩着光洁如镜的锅盖，洁白似雪的蒸笼布，这是一种爱抚，也是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自幼母亲的教诲，来自于自幼劳动的磨砺。姑娘没有养成的本土习气，或者说本土习惯，她一直保持着自己二十年来受到过的教养和教育。可能这种积淀的素养，就是很多人爱吃她制作早点的原因吧。

一路悠悠，那是有了收获的劳动后的快乐。姑娘不紧不慢地拉着这部小小的手推车，心里在盘算：也许一年以后，就可以开一间属于自己的餐厅了。这让她感觉到了倍增的信心，倍增的勇气，和以前没有的倍增的快乐。她庆幸自己走自己的路，没有错，当年的下岗，那样哀痛的日子，逼上梁山，无路可寻的时候，顺着人流南下，犹豫地推起了这部小小的手推

车，点燃起了蒸笼下的炉火，将只求一个简单的生活出路，和着熊熊的炉火，随着冉冉的蒸气，飘荡，飘荡。两年的孤独与艰辛，付出的汗水，让她有了收获，也有了希望。

难得的收获以后的悠闲，难得缓缓地走过闹市，姑娘抬头，欣赏着街景。这以繁华著称的都市，毕竟和家乡的城镇有着截然不同的不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穿梭不停的各色汽车，五光十色的广告屏幕，时尚整洁的过往行人，就连那些和自己一样的沿街小贩，也都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特点。姑娘拢了拢头发，生怕自己的形象影响了市容市貌。她有自己的奋斗目标，不相信那些老板和白领们，都是与生俱来的成功者。

姑娘喜欢在卖完包子以后，一边漫步，一边憧憬，这在家乡可是从来也没有体验过，甚至从来也没有想象过的生活经历。也难怪，家乡的城镇里，什么时候见到过如此繁茂的景致？她记起家乡的那可以数得过来，可以用脚走得过来的几条窄窄的街道，百十个商店，零零散散地散落在方圆几平方公里的市区里，这，在当时，在当地，还算是数得着的城市闹区。那时，上夜班，上白班，交替着的她，每当走过那一片商业区的时候，看着那些小贩们在不停地吆喝着贩卖，还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她，文竹，一个有着正式职业的城区居民；她，文竹，就是生活在这片当地最热闹城区的居民。那时，清晨，上白班的时候，她会在—边的摊档上买早点——包子，而且会百般挑剔，什么味道呀，什么卫生呀，什么发酵粉呀，什么面粉精细呀，等，唠叨着掏出几毛、一块的票子，扔给人家，看着他们小心地收拾起来，又赔笑着：“您，走好！”

那时候，她可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竟然也会是自己的出路。一丝微笑不由自主地爬上姑娘的嘴角，想着这两年的拼搏，她挣下的，可是比当初在家乡的工厂里多了许多呀。这还得感谢厂子里的那帮蛀虫们！每当想到这里，姑娘就想呸一口唾沫，但是，四顾了周围，她，又会忍了下去，不是因为怕罚款，她已经将自己当成这个城市的一分子了，这里的一切，这里的所有，她已经认为和自己密切相连，荣辱与共。这口唾沫，宁愿咽回自己的喉咙里，也决不能糟蹋了干净的街面。

那口唾沫，幽幽地顺着喉管，滑进肚里，心里的火，却因为回忆慢慢地烧着。“那帮蛀虫！”唾沫变成了恨恨的字词，吐了出来。她想到了熟悉的工友，想到了熟悉的车床，也想到了那扇冲着自己关上的厂门。

阳光热烈地舔舐着街道，虽然时仅八点多，在北方，这样的春晨，兴许还会刮着略显寒意的微风呢！“拂面不寒杨柳风”，那正是出游、踏青的绝好时光呀！可那扇冲着自己关上的厂门，却毫不理会明媚的春光，那春风染绿了的大地；毫不理会一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而惟独不善言语，不善交际，更不善打理领导关系的青春花季的自己。关上了那扇大门，就那样绝情地关上了，将在里面生活、工作了近三年的人儿，堵在了门外。

“厂子亏损，必须精简。”厂长硬邦邦、冷冰冰的话，“你还年轻，还有前途，努力一下，会好的。那几个有年纪的老工人就不同了，是吧？”书记蜜里带苦，笑里藏刀的话。她知道无望了，据说，那几个常常在上班时间去买菜的厂部夫人们，不仅没有下岗，而且还涨了工资……

当然，对于那几个厂部夫人，她无可厚非，因为，她们毕竟是上了年纪的老工人。但是，据说厂部的有些人，在这次精简下岗中，大发了一笔。如果，她，文竹，当初要是灵活一点，走一走门路，上贡“研究、研究”（烟酒），她的人生道路可能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文竹那积压在心中的忧愁，甚至仇恨，就是因为这样，而久久地难以排泄。

一阵微风拂过，手推车上的一包雪白精巧的纸袋漂浮起来，文竹急忙伸手盖住。这些食品纸袋，是她亲自去厂家订做的。她不喜欢那些廉价的塑料袋子，因为知识和经验告诉她，那些塑料袋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曾经在农田里看到过那些塑料袋子对农田的污染，让她吃惊。毁了作物，污了田园，损了美观，简直是生存环境里的头号天敌！所以，她的食品袋，经过长期思索、实践，首选了这些卫生、美观、环保而又经济的纸制食品卫生袋。除了包子的沁人心脾，这实质上也是她这个摊点的特色之一。

收拾好食品袋，无意中抬起头来，啊！是他！大庆！文竹又见到了那个小伙子。她高兴极了！在这个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南方大都市里，大庆，是她遇到的第一个朋友。虽然两人来自不同的省份，甚至语言交流上，还因为各自的家乡方言要磕磕碰碰。但这个小伙子却让她一路来，感到了朋友的欣喜和安慰。特别是那次初识，更使得文竹对他铭记犹新。

说实话，对于摆摊这份小本生意，文竹并不担心自己包子没有销路，从小学就开始做这项家务，到初中就让家访的老师对她的厨艺怀疑、惊叹，到赞不绝口。而当年的高中同学中，大家又友善地送了她一个“灶王爷”的趣号。她所担心的，就是业界的欺生和人们常说的那些“黑帮”、“保护费”之类的事情。所以，自从开档以来，文竹始终公平交易，决不赚一块昧心钱。她相信，只要做得正，就不怕鬼敲门，她要公公正正地用自己的劳动，推开自己未来的大门。

那是一个微风拂煦的清晨，冬季的南国，和家乡的春天一样，不冷不热，大有“拂面不寒杨柳风”的味道。南下而来的打工者们，行色匆匆，吞下几口早餐，咽下半瓶凉白开，根本顾不得什么风爽叶青，便一头扎进了那些工厂的大门，消失在保安们的吆喝声以及打卡的咔嚓声中了。

一个奇怪的小伙子，匆匆地抓起了两个包子，随手递过来一张十元面钞，接过找回的零钱，没有说什么，转身朝对面的工厂大门奔去。文竹微笑着，看着他那狼狈的背影，心想：这家伙大概快要迟到啦！刚要收拾摊档，没有想到，那家伙又转身折了回来。

“喂！钱找错了！”他把握着零钱的拳头伸了过来。

“少了吗？”文竹有些心虚，因为，她常常会因为算帐绞尽脑汁。

“不——是，多了——本来9元，现在18元！”那家伙翻翻眼睛。

文竹头上开始冒汗了，原来，刚才将十元票子当作了一元毛钞。

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找上门来还钱。漂泊的岁月里，见得多了，人们为了金钱，投机取巧、尔虞我诈、欺行霸市；为了一分一厘，朋友翻脸、亲友成仇、兄弟相残、骨肉分离。眼前的这个家伙，竟然会主动退还！对于周围日益富裕的人们来说，数目不大，甚至是微不足道。可这家伙明显是一个和自己一样，为了基本的衣食住行而劳苦奔波的人啊。几块钱，往往是几个小时的收入啊。相信他和自己一样，在一分一厘地，用汗水生存的人。

文竹接过他递过来的几元零钞，没有说什么感激话。因为她在想，按照他的思想和他的行为，很难在今天的社会上发家致富，他永远也只能为别人打工。这样的人本来应该成为和周围那些住在高楼大厦里的人一样，衣冠楚楚，小车当步，不为衣食住行劳心劳力。这才算公平合理。但是，做不到，凭着风雨二十载的经验，她知道，在利益面前不受诱惑，这一点只是文学小说或文人政客的文字诱惑。所以，从内心深处，当她开始对眼前的这个挺帅气的小伙子产生好感和钦佩的时候，也就不希望他成为书本上的那类优秀者，而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现实中间。

文竹接过零钞以后，有意当着他的面点了点数，然后沉思一下，从中抽出两块递给小伙子。小伙子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转身跑回工厂的大门。

文竹心里酸楚着，望着那个帅气的背影，也许，以后他就不再是自己的好顾客了。但愿他以后能够少一些热情，少一些书生气，多一些现实，多一些势利……

几天中，文竹一直在渴望着他的到来。来来往往买包子的打工仔、打工妹，不计其数，文竹都没有正眼去看，甚至还有些许的冷淡。至于每天的收入，不像往日那样，精心地去数来点去，更加搞不清楚账目是否对头。

又要收工了，早班的工人都进了厂；夜班的工人，差不多也都走散了。他这时候，应该换了夜班，走过来买宵点了。文竹收拾着摊档，每次专门为他留下的几个包子，依旧静静地躺在蒸笼里。文竹凝视了良久，轻轻地盖上了蒸笼布，叹了一口气。

就在她收拾蒸笼布的时候，两个染着金黄和红色头发的小伙子，游荡着靠了过来。

“喂，小姐，买俩包子。”

“对不起！卖完了。”文竹头也不抬地说。

“卖完了？”其中一个动手掀了掀蒸笼：“不是还有几个吗？”

文竹冷着眼睛瞟了对方一下，随手合上蒸笼布：“留自己吃的。”说完，推起车子。

“喂！你搞错了没有！大爷就要吃你的这几个包子！”黄头发的高个子伸手把住了手推车。

“不是告诉你了？自家留的！”文竹拐了一下车子。

“嘿！又不是不给钱，老子有的是票子，别说吃你几个包子，就是吃你的豆腐，又怎么样？！”红头发的矮胖子把手向文竹握着车子的手上摸了过来。

“你想怎么样！不卖就是不卖，小心我喊警察拉你！”文竹望了一下远处几个游逛的治安员。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边的争吵，依旧说说笑笑地闲聊着。

“嘿！警察是我的客户，没有用的——还是给我吃包子吧——”矮胖子的手抓住了文竹。

文竹用力甩开那两只肥手，大声叫了起来：“你们干什么！打劫啊！”

矮胖子愣了一下，缩回手，和他的伙伴嬉皮笑脸地站在一边打趣。

“干什么的？”远处的治安员游荡过来，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眼睛从三个人脸上轻轻地划了过去。

“闹着玩哩——”矮胖子赶紧恭敬地递上烟，打着火。

“闹着玩——也不能瞎闹呀！”没等文竹说话，俩治安员便吸着烟转身走了。

文竹愣着眼睛，看着他们晃晃悠悠地踱着方步，走到了街道的另一边。

“怎么样？妹子，谁可以管我吃你的豆腐？”矮胖子伸手揽住文竹柔细的腰。

“滚开！流氓！”文竹猛地去推他。可是，矮胖子的双手死死地抱住了她的腰肢，很难挣脱。文竹只好放了手推车，双手猛推矮胖子越靠越近的大嘴巴。柔弱的文竹，怎敌得过一个男人的力气，眼看着那张大嘴巴向自己的小嘴贴了上来，她，闭上了含着泪光的眼睛……

噩梦——一个满是男性汗味的身子，已经靠紧了自己的身体，那两只紧紧地揽住自己的男性的手，揽得更紧了。文竹从来没有这样被一个男人抱住过。虽然，这是一个让她恨透了的流氓，但那种毕竟男人的味道，还是让文竹感到浑身软了，手也已经没有了抵抗的力量。她想大哭大喊，可是，在一片晕眩中，她只感到晕眩。

就在这无奈的噩梦间，那个紧靠近自己的，已经闻到嘴巴烟酒臭味的，男人的身子，猛然间，被人一下子扯开了。

接着就是混乱的打闹声，和自己那辆手推车被撞击的声音。文竹幽幽地，从晕眩中睁开了眼睛。眼前，三个男人翻滚在了一起，浑身都是街上的垃圾：香蕉皮、西红柿皮、苹果皮、鼻涕、痰液等，简直分不清楚他们衣着的颜色。

文竹揉揉眼睛，那是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他！文竹急忙也冲了上去，生怕他有个什么闪失。

“都起来！起来！走！都走！到所里去！”就在文竹冲上去的同时，终于，治安员和巡警那威猛的声音，炸雷般地响了起来……

在警所，他们诚惶诚恐地干坐了两个小时，才有几个警察过来录口供和审讯。事情非常明了，文竹被放出，他还要留下，和两个流氓一起进一步审查。文竹刚刚舒了一口气，可一听说他也要留下调查，马上紧张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嘛！他怎么能和两个小流氓一起审查？望着森严的警所和威严的警察，文竹鼓足了勇气，再次对警察们说明了原由。

几个警察互相看了看，掂量着话的真实性，最后，一个年纪大一些警衔高一点的警察点了点头，安慰了文竹和他一下。

警所威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他搀扶着受到了惊吓的文竹，缓缓地走了出来，推起了被扔在门外墙角的手推车。蒸笼已经被踩扁了，文竹哭出了声。

他默不出声地看着眼前这个伤心的女孩。白皙的皮肤，黝黑的长发，一双大眼睛因为充满了泪水，而显得更加水灵动人。他想到了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老师说过的那个林黛玉。那是个美得不得了的爱哭的小姐。但是，他想，林黛玉决没有眼前的这个姑娘健康。她们都是美丽的代名词，可决不属于同类的美丽。

他默默地帮着拾掇起了小小的手推车……

从那以后，两人便成为了好朋友。这个名字叫大庆的小伙子，在歇班的时候，时常会来到文竹的摊档边帮帮手。他依旧记得，文竹算算的本领够呛。

大庆上工的工厂，就在文竹经常摆卖摊档的旁边，俩人见面的机会更加频繁了。但是，每一次的早餐，大庆依旧习惯性地付款。这让文竹始终不敢产生什么非分之想，始终将大庆视为知己好友。

其实，大庆每一次见到文竹，心里总是“砰砰”地跳个不停，脸上时常会有那种火辣辣的感觉，特别是当俩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的时候。他既害怕与文竹交汇目光，但又特别希望和她的目光对视在一块。那是一种从没有过的感觉——紧张、兴奋、甜蜜，咳！这些词语，根本无法概括他此时此刻的内心世界。

大庆那种怜悯、爱怜等复杂情感的驱使，想去帮这位孤独的女孩，到另一种更加复杂的内心冲动，而时时刻刻地挂念、想念、思念，咳！总之，现在，大庆只要是一天，不，甚至说片刻不见文竹，那心里便如同火烧火燎一般，以至于上班时开始有出神、发呆的情况了。

“怎么？有心思了？”车间总管拍了拍大庆的肩膀。这几天他感觉这个勤劳、善良的小伙子，与往日不同了，常常一个人站在机器旁边若有所思。小伙子有心思了，长大了。总管很喜欢大庆任劳任怨，首当其冲；技术水准，名列前茅；每当工作中遇到难题，例如，增产、加班什么的，总管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大庆。可以说，大庆是厂子里上下挂上号的骨干；也是这个著名大厂里唯一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拉长。不过，总管还是不时地提醒大庆，生怕他因

为一时的注意力不集中而酿成什么事故。在这开动的车床面前，那可不是说着玩的。

前一段，就发生过一起未酿出灾难的事情。一位女工在操纵车床的时候，盘着的头发突然一下子滑落下来，一缕飘动的长发卷在了旋动的车刀上。大庆正在另一台车床巡查，听到女工“啊”的一声尖叫，猛抬头，发现那个女工正狠命地扯着那缕头发。车床的力量，哪里是人力可以对付的，更何况是一个柔弱的女工，眼看着她的脑袋一点一点地挨近了旋转的车刀，关车已经来不及了，一旦她的头碰着了车刀，后果将不堪设想。车刀在旋转，脑袋挨得更近了，女工在不断地尖叫，情况危在旦夕。

大庆来不及多想，疾步赶到，掏出随身带着的水果刀，用力割断了那缕头发。女工一下子就瘫在了油腻腻的地上，脸色吓得由红变白……

后来，也就是这个大庆，提出了女车工不准蓄长发的建议。这个建议，在这次未发生的故事面前，立即得到了厂部的批准和女工们的响应。大庆因此被厂部直接任命为该生产线的拉长。虽然，小小的生产线，人数不多，车工、机修工、勤杂工等，加起来不过二十几个人。但是，像中国的许多单位一样，只要是上了人数，总不免地会出现勾心斗角的社会现象。什么奖金呀，加班和加班费呀，岗位补贴呀，干多干少呀，相互关系呀，老乡关系呀，上下级的关系呀，等等。不过，这个大庆，人很正派，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干起活来，一向冲锋在前，对于任何人，都是彬彬有礼，一视同仁。这就使得本来错综复杂的人事问题，在他面前无缝可入。自从他接任拉长以来，生产线的生产状况，一路高攀，基本上改变了原有不上不下的状况。

“没……没什么……”总管的突然到来，大庆吓了一跳，他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朝着总管笑了笑。

“放心，有什么事情，下班解决，我们也可以帮忙。上班时候，要小心。”总管指了指大庆正在操纵的机器，又拍了拍他的肩膀。

大庆即刻屏住呼吸，埋头苦干起来。

说实话，作为一个下层的打工者，当什么拉长，除了每月多那么一二百块的岗位补贴，实质上，是一个受夹层气的吃力不讨好的苦差。

上任不到一年，大庆就亲身体验到了。这也使他明白，为什么其他生产线上的拉长们要作好的工作，首先并不是生产，而是人事关系。只有这样，出了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才会有人替他们出头。

半年前的那场工资风波，大庆记忆犹新。有人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这样一个拥有上千人的厂子，应该不会为工资发愁的。但是，利润优先的工厂主们，一遇到什么经济浪潮，考虑到，并不是工人工资，是自己怎样不亏本，或者少亏本。

因为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的失误，大庆所在的工厂面临着赔偿和几乎无资金周转的局面。一连三个月，工人们没有领取一分钱的工资，更加不用说加班费了。

生产线上的工人们，要求大庆领他们与工厂主理论；厂部又要求大庆稳住工人，抓好生产。其他的拉长们游手好闲，整天还是只顾着和厂长经理们打麻将、赌牌、喝酒，对工人们不管不问。找不到老板的人们，一下子全都开始停工了，只有大庆他们依旧机声隆隆。

于是，大庆成了全厂工人泄恨的把子，连线上同伴们也开始质疑大庆：“如果干下去，再没有工钱的话，你，大庆必须负责任！”

大庆只有默默地带头苦干：“我也和你们一样嘛。”

其他线上的工人们罢工了，大庆线上的一部分工人也罢工了，伙计们约定一起到厂部和公司总部门前静坐。

大庆没有去，他觉得去也没有什么用处，老板们既然开了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决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它败落，如果能腾出手来，有了周转资金，工资自然会发下来的。“伙计们，闲着不也是要不到工钱吗？不如慢慢干一干……”大庆和十来个哥们，悠悠地看着车床，干了半个月。不时地望着罢工的伙计们义愤填膺地出去，又看着他们沮丧懊恼地回来。

那些讨不到工资罢工的工友们，本来就是气不打一处来，看到大庆他们还在正常开工，即刻，手中的空矿泉水瓶子，便顺着车间敞开着的车窗，呼啦啦、铺天盖地地飞了进来。车间里的伙计们，赶紧朝机器后边躲。惟独大庆用双手护着头，朝窗外张望过去：“喂，伙计们，干吗自己干自己的弟兄们呀？”

“你们他妈的真贱！不给工资，还他妈的卖命？！”窗外起哄一片。

“这么热的天，乱跑啥么？还不如在车间慢悠悠地干活，凉快，不闷！”大庆坐在了窗台上。乱扔的，停止了：“那工资咋办？”

“这么大的厂子，这么多的机器，跑了和尚，跑得了庙？等资金周转过来的，老板敢不给？”大庆悠悠地燃起了一支两块半的烟。

大伙看看烟卷，摸摸自己的口袋，也都纷纷席地而坐，开始抽起那种两块半的烟来。

第二天，多数生产线复工了，虽然，有些谈笑风生地磨洋工，但机器重新动起来，响起来……

半个月以后，老板通过车间里的大喇叭庄严宣告：“……在……的领导下，在……的努力下，……同舟共济，齐心合力，我们终于渡过了前所未有的难关！……先每人发两个月的工资，余下的，后补！”

“听说老板花了五万块，贷到了250万，还一个劲地说，划得来，划得来……”

“噢！……”

大庆没有参与大伙的议论。这些人，没有工资的时候闹事，有了工资又多嘴。其实，这个老板还算幸运，现今的社会，花钱办不到事情的人多着呢！想一想那些发达起来的老板们，谁没有做过这一类的“权钱交易”？又有哪个富翁起家的时候，没有什么什么的“黑色积累”？！

大庆只是在努力听老板的发言，他总是觉得，老板开头的话，有点像乡镇党委书记的大会发言稿，也许，这个香港老板，在大陆投资办厂，给同化了吧？大庆忍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

“笑啥？！”总管一脸的兴奋。

大庆凑上去，悄悄一说。总管笑了：“你小子有眼力！老板原来就是一个公社党委副书记，二十年前，偷渡香港的……”

“真的？！”大庆将信将疑。

那个时代，在南方靠近香港、澳门的许多地方，曾经涌起了多次的偷渡潮。有些村子里的青壮男女，几乎逃了个精光，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

总管叹了口气：“你想，整天闹革命，闹得一穷二白，看不到什么希望；而香港、澳门，如日中天，一口气成了世界性的名城。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吗？”

“可他是个公社副书记呀？”大庆不大明白。因为，在他的认识和经历中，这公社副书记，可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啊，现今社会里，如果说平民百姓，逃港偷渡，情由可原，说